

北京文艺出版社

医 生

侯宝林等作



北京大众出版社

北京文藝叢書

医生

(相声选集)

侯宝林等作

北京市文联創作委員會編

北京大众出版社

一九五六年

內 容 提 要

相声是諷刺文学的一种，为廣大羣众所喜爱。本集共选有侯宝林的“医生”、工人王國祥的“飛油壺”、“思想問題”、馮不異、孫秀汶的“住医院”、董樂春的“花錢的能手”等八篇。深刻地諷刺了不負責任的医务人員，有力地批判了不遵守公共秩序、不愛護國家財產的自私落後的思想。

北京文藝叢書

医 生

· 侯宝林等作

北京市文联創作委员会編

*

北京大众出版社出版

(北京西四區白塔寺觀音庵)

北京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証出字第〇七〇号

新華書店北京發行所总經售

北 京 印 刷 廠 印 刷

*

(6011) 787"×1092" 1/32 · 2 7/61 印張 · 52,600字

一九五六年二 月 第 一 版

一九五六年二月第一次印刷

印数：1—25,000册 定價：0.24元

目 錄

夜行記.....	耶德澧等 (1)
撕下胡風的“画皮”.....	侯宝林 (9)
医生.....	侯宝林 (15)
住医院.....	馮不異、孫秀汶 (22)
飛油壺.....	王國祥 (34)
壺、鷄蛋.....	王國祥 (41)
思想問題.....	王國祥 (53)
“花錢的能手”.....	童樂春 (65)

夜 行 記

郎德灋 陈文海 蔣清奎

賈鴻彬 侯伯照 李培基

甲 (自言自語) 嗨！人要倒了霉，喝凉水都塞牙，……

乙 (忙攔) 同志，你別在這兒嚷嚷啦。

甲 不嚷嚷，堵在心裏是塊病，你負責任哪？

乙 幹嘛這麼大火兒啊？

甲 就因为走道兒，

乙 走道兒就走道兒唄，這有什麼呀？

甲 嗨！提起來話長啦。拿我說吧，每天吃完晚飯沒事好在大街上溜達溜達，挺平的馬路不叫我走，非叫我到便道上走不可，您看，這不是沒影兒的事兒嗎？

乙 這點兒您可沒鬧清楚，馬路是走車的呀！

甲 我就不興走走馬路嗎？

乙 那可不行。我問您，您要跟汽車碰碰頭，您說誰撞得過誰？

甲 廢話！你才成心往汽車上撞哪。當然肉腦袋撞不過鉄腦袋啦。

乙 是呀，那您為什麼非要跟汽車一塊走吶？

甲 我心裏有底，現在開車的哪個能故意往人身上撞呀。

乙 我再問你，是你的腿快呀，還是車轂轉得快呢？

甲 當然是車快嘍。

乙 是啊，你走得慢，車走得快，你不躲車，車不能撞你，那你叫車都跟着你屁股後頭慢慢地扭呀！

甲 我走我的，車走車的，它愛慢就慢，我管不着；再說我也不打算坐車。

乙 我再問你：你吃的、使的、用的，都出在你家裏嗎？

甲 我們家裏什麼也不出。都是從出產那個東西的地方來的！

乙 自己蹦來的嗎？

甲 你成心跟我找岔扭哇！使車運來的唄！

乙 是呀，要都像你似的，擋着不叫車走，哪輩子運得到哇！

甲 得啦，得啦，這套我比你懂得多。走馬路不對，我坐車橫是行吧？

乙 那怎麼不行啊。

甲 你說行，人家可說不行，坐車也照樣岔扭。

乙 怎麼？

甲 有一天我上天津瞧親戚去，趕上午九點鐘的火車。出家門一看錶，還差半個鐘頭哪，我想坐公共汽車吧。剛到車站，就來了一輛汽車，趕緊跑到車門就上。賣票的不叫上。您說這不是不講理嗎？

乙 那一定是車上人多，上不去啦。

甲 裏邊人不多，空着不少地方哪。

乙 那怎麼會不叫您上啊？

甲 他叫我排隊。

乙 您這人真是……公共汽車是給大夥服務的。

甲 我也沒說是我的專車呀！

乙 甭抬槓。我問你，既然大夥都要坐，就得有個先來後到的。大夥都擠，不就亂了嗎？您不懂這個？

甲 我不懂？你才不懂哪！我有急事，就得特殊一點，來他個先下手為強，當時渾身一使勁，往上一擠……

乙 擠上去了。

甲 掉下來了。衣裳也撕了，鞋也掉了。等我蹬上鞋再瞧，

車也開了，周圍的人還衝我直撇嘴。

乙 您要排隊絕沒這事，這是何苦！

甲 當時我想叫他們看看我的威風，叉腰一站，高聲吶喊：
“站住！站住！”

乙 您喊汽車呀，那哪行啊？

甲 您別看我这兩嗓子聲音不大，您再瞧，那開車的……

乙 當時就站住啦？

甲 早開遠啦。

乙 那還不開遠嘍！

甲 你不是開遠了嗎，你這拿捏不了人哪，乾脆——

乙 您坐三輪兒啦？

甲 我再等一趟。

乙 也就只好再等一趟吧。

甲 回頭一看，又有人等着啦，仗着我能說會道，當時發表
一項聲明。

乙 您怎麼說的？

甲 我衝緊頭裏的那位一點頭說：這位同志，您是等車嗎？
我也是等車的。雖然我沒在這兒排着，可是我比您先來
的，頭趟車差一點沒上去，等會車來了，您得讓我先上。

乙 沒這個道理。

甲 我說完話，這位同志沒有言語。

乙 同意啦？

甲 拿手一指，叫我上後邊去。

乙 多新鮮哪。

甲 我一听，合着一點虧不吃呀。讓你先上，我站你後邊還
不行嗎。我剛站到他後邊，敢情还是不行。

乙 怎麼站後邊还不行哪？

甲 他們說不許“加塞兒”。

乙 噢！您站在他一個人的後邊兒啦！您得站在緊後邊去。

甲 正吵着哪，一看車來啦，我想緊後邊就緊後邊吧。總算湊合着上去啦。好容易盼到下車的地方啦，我一看錶哇，心裏這個氣大啦！

乙 怎麼啦？

甲 我趕九點的火車呀，現在就差五分鐘了，非誤了不可，當時恨不能一步蹦到火車上去。下了車我撒腿就跑。

乙 別跑哇。

甲 剛跑了半截兒，正好由南邊來了一輛三輪，我一瞧要壞，趕緊往後一撤身，剛讓過三輪去，就听後邊“笛——”的一聲，汽車又來啦。

乙 你就等它過去吧！

甲 我準知道它不敢撞人，扭頭一看，離我不遠啦，仗着我小時候練過武術，腰腿靈便，一哈腰來了個“燕子三抄水”，蹭 蹭 蹭！總算是……

乙 過去啦。

甲 趴下啦。

乙 啊？那汽車哪？

甲 汽車滋的一聲站住啦，離我不到一尺遠。

乙 瞧這個玄勁！您有什麼急事，也別忘了躲車呀。您沒摔着哇？

甲 鼻子也破了，牙也活了，腿也磕了，弄得我是鼻青臉腫。開車的直眉瞪眼地跟我吵了半天。

乙 人家怎麼不着急呀。哪兒有從汽車前邊搶的呀。

甲 人民警察給我僱了輛三輪，到医院照了照透骨像，總算沒有傷筋動骨，上了點藥，就沒事啦。出了醫院門口，

我心裏一陣發酸，眼淚差點掉下來。

乙 這倒不必难过，今後注點意就得啦。

甲 我倒不是為這個，我想現在走道、坐車全得受限制。

乙 那全怨您自己，怎麼會說是受限制哪。

甲 一狠心，我買了一輛自行車。沒想到又有了問題啦。

乙 又有什麼問題啦？

甲 我頭天騎車想看場電影去，胡同口上的交通警就嫌我騎得快，您說這不是成心找彆扭嗎？

乙 人家這是怕您出了危險，對您負責任呀。

甲 我騎車就為的是快嘛！

乙 可是您騎得太快了，馬路上又是車，又是過馬路的人，真要前邊發現障礙，想站也站不住，不是撞上別人，就許被車把您給撞了，那時候不是更耽誤事了嗎？

甲 可是我還沒有撒開勁跑哪。

乙 您比方比方到底有多快吧。

甲 也就是比汽車稍微快點兒。

乙 什麼？比汽車還快點，那够多玄哪！

甲 您不是嫌我騎得快嗎？我有辦法，我緊跟着汽車後邊走，叫你看不到我。

乙 啊！

甲 正走得帶勁哪，猛然間汽車後邊那個紅燈一亮，就听嘶啦叭，吱呀，撲通，哎呀，可了不得了！

乙 汽車撞人啦！

甲 哪兒呀，我頂在汽車上了。

乙 我還真把您這碰忘了。

甲 我一瞧，車把也歪了，瓦圈也擰了，前帶也放砲了，腦袋還撞了個大泡。當時我揪住了開車的就不撒手哇，叫他

賠我的車！

乙 人家認可嗎？

甲 開車的挺客氣，態度很和藹地跟我說——

乙 上車舖給您修車去。

甲 “誰叫您往車上撞啦！”

乙 這還客氣呀？

甲 我一聽，這不像話呀。我說：你這人怎麼不講理呀！開着好好的車，你幹嘛站住哇？

乙 他說什麼來着？

甲 他說：你沒看交通警打手勢放別的車，叫我停住嗎？

乙 是啊，司機同志應當注意交通警的指揮。

甲 其實，他要再加點油，就闖過去啦。

乙 人家不能跟您學。

甲 我說：得啦，我認倒霉。不是車壞了嗎，我自己修。當時推到自行車舖，花了六角多錢，拿了拿攏，正了正把，補了補帶，我一想真不多，推出門來一驅腿——

乙 又騎上啦？

甲 又趴下啦。

乙 沒留神，蹬空了。

甲 哪兒呀，前叉子折了。二次上車舖，焊叉子。電影也誤了，一賭氣乾脆回家。

乙 這全怨您自己，要是慢點騎，平安無事，什麼也誤不了。

甲 吃完晚飯，又到車舖取車，剛騎上走了不遠，交通警又把我攔住啦。

乙 大概您又騎快了。

甲 車騎得倒不快，他叫我點燈。你說馬路上挺亮的，非讓我點燈不可，這不是瞎掰嗎？

乙 夜間騎車可應該點燈，不點燈，不但別人看不清你，前邊有什麼障礙，你也看不清啊。人家說得對，你應該接受。

甲 我接受？當時我這火兒大了，我先給他來了個“下馬威”。

乙 啊？

甲 我說：告訴你，我可有要緊的公事，要是耽誤了，你可負完全責任！

乙 您這是幹麼呀？

甲 幹麼？這是“招數”。我這麼一唬，他要放我走還則罷了，如果不放，想法逗他說錯一句話，和他大吵大鬧，他是人民警察，非向我承認錯誤不算完，這叫敗中取勝。

乙 心眼全用在這兒啦！結果怎麼樣？

甲 要不說糟糕哪，敢情他不吃這套，倒衝我撲哧一笑，人家態度還是那麼和藹，這下弄得我倒沒詞兒啦。

乙 人家說什麼來着？

甲 他說：您越有要緊事，越要注意安全。

乙 你听人家說的多入情入理呀。

甲 有台階就下，我推着走了幾步，回頭看看，離崗遠了，我又上車啦。

乙 剛說了就犯，別騎啦，下來吧！

甲 你瞧是不是，牆倒眾人推嘛！我買個紙燈籠，橫是行了吧！

乙 紙燈可不好，又不好拿，又容易出危險。

甲 他反正不能說我沒燈吧。上了車以後，一手扶着把，一手提着燈，這回理直氣壯啦，腆着胸脯剛走不遠，有一個蹬三輪的衝我喊：燈！燈！我拿“衛生眼珠”瞪了他一眼。他又衝我嚷：快下來！快下來！我說：怎麼着，有

灯还讓我下來？再說，我也不能听你的呀！他又嚷：着了！着了！我說：是着了，不着还不……低头一瞧，下來就下來吧。

乙 幹麼下來呀？你的灯不是着着哪嗎！

甲 是着了，大發了，連袖子都着了。

乙 誰讓你買紙灯哪！乾脆你推着走吧。

甲 推着走！大江大海都過了，費了這麼半天勁，臨完了還推着走。走大街不行，我不會走胡同嗎？

乙 胡同裏沒灯更危險！

甲 剛一拐弯，我又騎上了，繞了半天，好容易出了胡同口啦，剛一露头，我一瞧，坏啦。

乙 怎麼啦？

甲 碰上一个交通警下班，远远地衝我來啦。

乙 本來就不應該繞胡同，赶快下來吧！

甲 下來？我想，他在明處，我在暗處，趁他沒看見，扭回頭來一哈腰，脚底下一使勁，鑽進了胡同，你再找我都找不着啦！

乙 拐弯到家啦？

甲 我掉溝裏啦！

撕下胡風的“画皮”

侯宝林

甲 我最喜欢作詩。

乙 噢，是呀，作詩也是一种遊戲。

甲 什麼？遊戲？你这个看法可不完全正確，我們作詩不是为了閒情逸致，寫點兒風花雪月；我是把它当作一种戰鬥武器，通过它，表現出自己对事物的看法：或愛、或憎、或擁護、或反对。

乙 嗯，我倒沒怎麼注意這事兒。我也喜欢看詩，比如這首就很好：“清明時節雨紛紛，路上行人欲斷魂，借問酒家何處有，牧童遙指杏花村。”

甲 這首詩好？有講解嗎？

乙 有哇！

甲 怎麼講？它說明一個什麼問題？

乙 它……啊，它是說，清明這個時候，氣候不好，常下雨……

甲 他怎麼知道常下雨呢？

乙 啊……他會聞！……這空氣，他一聞，就知道要下雨！

甲 還有什麼呢？

乙 還有……路上行人，啊，說一個人在路上走，有好些人跟着他，上坎地去。

甲 幹嘛上坎地去呢？

乙 不是下雨嘛！一下雨，他受不了，所以說“欲斷魂”，就是要死啊，起碼是“非裝死不可”，乾脆，上坎地裏躲一會兒得啦！

甲 还怎么样呢？

乙 他一想啊，哎，不如先樂觀一下，找个地方喝點酒吧！
“借問酒家何處有，牧童遙指杏花村。”

甲 您這講解倒新鮮，我怎麼听着有點兒耳熟呢？

乙 我這是舊詩新解，用胡風反革命的材料來解釋這首詩。

甲 您這也太牽強附會啦，不管您怎麼解釋，這首詩也起不了什麼戰鬥作用！

乙 寫舊詩嘛，還能有什麼戰鬥作用！

甲 您這看法太簡單了。

乙 那麼，您說，它怎麼戰鬥呢？

甲 這要看寫什麼內容。

乙 噢！

甲 舊詩的形式也能寫新內容，我最近就寫了一首。

乙 以什麼為題呢？

甲 以胡風反革命集團事件為題。我用的是西江月的形式。

乙 噢，您怎麼寫的？

甲 好，我念一念，哪點兒不對請您批評指導。

“胡風偽裝進步，隱藏二十多年，如今陰謀被揭穿，一副醜惡嘴臉。”

乙 嗯。

甲 還有：“路翎耿庸蘆甸、呂熒化鐵方然、梅林冀沔李正廉、徐放謝韜牛漢”……

乙 嚇，他們這羣還不少啊！

甲 “曾卓滿濤嚴望、羅石羅洛綠原、阿壠雪華彭柏山，全是一羣壞蛋。”

乙 實在是：這羣東西到底是什麼玩意兒呢？

甲 “也有惡霸地主，也有反動軍官，托派、特務、‘戰幹團’，

就是他們骨幹。”

乙 胡風这个傢伙他是怎麼回事？

甲 “胡風出身地主，為人狡詐多端，曾經加入共青團，後來堅決不幹。”

乙 他要幹什麼呢？

甲 “要求退出組織，投靠反動集團，‘剿共軍’裏當軍官，他與蔣匪勾串。”

乙 他怎麼又當了作家呢？

甲 “後來跑到日本，行為不可告人，托洛茨基布哈林，學習叛徒理論。”

乙 嚇，這些傢伙都是他的老師啊！

甲 “回國搖身一變，偽裝加入左聯，革命作家牌號懸，”

乙 幹些什麼呢？

甲 “暗中挑撥撞騙。”

乙 聽說，他很有一套理論哪！

甲 是啊。“商標‘真誠仁愛’，‘真正’現實主義，馬列主義充外衣，認清老牌胡記。”

乙 這些胡風骨幹分子都打哪兒來呢？

甲 “都是美蔣特製，惡鬼披上人皮，打進革命機關裏，”

乙 幹些什麼呢？

甲 “‘作家’、‘詩人’、‘編輯’。”

乙 有什麼活動？

甲 “一套挖心戰術，兩面手段俱全，‘橡皮包着鋼絲鞭’，多麼毒辣陰險！明着擁護革命，暗中咒罵連天，妄想推翻新政权，各地派遣坐探！”

乙 啊，多麼可惡！

甲 可惡的還在後頭啦！一九四九年的時候，“蔣匪敗走台

灣，全國解放實現，人民大众多喜欢，”

乙 這羣傢伙呢？

甲 “他說‘迎接苦難’。”

乙 他們怎麼“迎接苦難”呢？

甲 “暗地加緊活動，當面握手言歡，戴上假面‘跳加官’，來對革命敷衍。到處聯絡爭取，各地工作閉關，安排據點費心機，積極搜羅黨羽。他說時間開始，要以五年為期，學習孫猴兒鑽肚皮，”

乙 這是幹嘛呢？

甲 “夢想蔣匪復辟。”

乙 實在可恨哪！這麼說，解放後他們還拉下不少人去呀！

甲 “大大地加強實力”呀！

乙 都拉下些什麼樣的人呢？

甲 “有的自由主義，有的驕傲情緒，有的對黨不滿意，竟跟組織對立。”

乙 噫，這種思想可要不得！

甲 “有的愛戴高帽兒，有點兒功臣自居，楞跟老虎睡一起，他說自己兄弟。”

乙 這種人一定讓敵人利用嘍。

甲 是呀，敵人得手啦，“盜竊黨內文件，竊取國家機密，特務見縫兒就下蛆，趁你麻痹大意。”

乙 這些罪行都是怎麼揭穿的呢？

甲 這都靠了黨的領導，一步一步揭露了他們的真面目，一開始是批判胡風的反動文藝思想，真是“展開思想批判，胡風慌做一團”。

乙 怎麼辦？

甲 說我“追隨革命二十年”。

乙 二十年都有什麼成績？

甲 “背後竟放暗箭！”

乙 這是他說的？

甲 這是揭穿的！“鼓動胡風分子，訂立攻守同盟，忍受裏邊求重生，等待時機再動。”

乙 詭計不少哇！

甲 “任他千方百計，總會把他揭穿，人民力量大如天，粉碎一切壞蛋！”

乙 對！我也幫您作一首吧！

甲 好哇！

乙 “如今徹底揭穿，罪証鉄案如山，肅清胡風把心寬，再沒壞蛋搗亂。”

甲 噯，您這是麻痺思想啊，可要不得！

乙 那算我錯了！

甲 這還不是您一個人的問題。“運動剛一開始，有人思想麻痺，過於天真看問題，開會他都不去。”

乙 開會他都不去，什麼理由呢？

甲 他說：“這是作家問題，不過理論分歧，我和胡風不認識，跟我沒有關係。”

乙 啊，這麼大的事情跟他沒關係？

甲 “他說胡風集團，是……文藝思想問題，這種事情不稀奇，大驚小怪何必。”

乙 這種思想可是錯誤。

甲 “這種錯誤思想，必須從根兒挖去，千萬不可再麻痺，想想人民利益。”

乙 對，這不是一件小事。

甲 “應該提高警惕，撕下胡風‘画皮’，千萬不可再麻痺，快